

明紀

冊十



明紀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一

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毛澄及給事中朱鳴陽等俱言咎在大禮程啓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塞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僨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陞

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天變給事中鄧繼曾言  
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十二日長安榜廊火及今郊祀日內庭小  
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暮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楊廷和言  
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乃降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  
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獻帝園曰陵黃屋監  
衛如制設祠署安陸歲時享祀用十二邊豆樂用八佾 霍韜言閣  
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  
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  
公駁之帝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  
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護衛軍不  
當盡取入京槩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  
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敘帝嘉納之 韜又言科道官屢服受

詔大不敬安磐偕同官言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  
撫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巡撫都御史  
許銘不協己巳嗾部卒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右  
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二月己卯耕耤田 河南妖人馬隆等爲亂  
參議陳鼎督兵誅之鼎廉介正直不通私謁歷官至應天府尹 安  
磐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章霧魏彬王瓊甯昊等漏網得全  
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  
令若輩再壞也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 三月辛亥弗提衛  
獻生豹郤之 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邵氏尊  
號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論定策功封楊廷和蔣冕  
毛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等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  
太輕加廷和蔭四品京職世襲冕紀屢五品文職又辭 夏四月立

報功祠於雲南祀傅友德金朝興梅思祖從何孟春之請也 令公  
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尋令已任者亦送監 壬  
辰命各邊軍馬器械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 改召用工部尙書林  
俊於刑部俊年已七十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  
以出號令用渾璞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以廢公議又言推尊  
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  
以上比至京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  
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天下想望其風采 時承武宗後  
汰之後庫藏殫虛孫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嘗會廷臣議發內  
帑給軍廩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  
反非新政所宜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  
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二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  
清徐淮諸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

預守土事而安川夤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卽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 五月己酉封崔元京山侯邵喜昌化伯蔣輪玉田伯喜壽安太后之弟輪興國太后果弟也毛澄等言元之奉迎乃臣子之分遽膺封爵無故事帝曰永樂初文皇帝入繼大統駙馬都尉王寧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得言無故事給事中底蘊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不聽 詔廕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衛世襲指揮給事中許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倅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悉拒不納毋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 命經筵輟講林俊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不聽 御史盧瓊言景皇

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  
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報聞 六月致仕南京禮部尚書  
章懋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不事著  
述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秋七月己  
酉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旱詔撫按官講求荒政 御史汪珊  
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卽位天下欣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  
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  
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溼祀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  
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章奏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  
食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  
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  
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  
營求易置倅門復啓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

旨訔訔拒人帝頗納其說 溫祥齋冊寶往安陸經濟寧劾主事陳嘉言侮慢逮下獄給事中劉濟疏救不許 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林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報聞 韓靼犯固原總制三邊侍郎李鉞初至援兵未集乃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礮擊之寇引去鉞以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堠廣儲蓄選壯士爲備八月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遊擊時陳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遏其歸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翊等並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効鉞自効乞休不許 壽府校尉橫摶市民德安知府李重抑之壽王祐檣奏逮重安陸民劉鵬隨重詰大理對簿重未之識也訐之鵬曰太守仁爲民受過民皆得效死豈待識乎重卒得白祐檣聞而悔之後以賢聞 九月巡按江西御史

程啓充上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  
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並言守仁黨逆宜追論給  
事中汪應軫言逆濠私書有詔焚燬啓充輕信被劾知縣章立梅据  
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  
信劾應軫澄黨比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  
封爵以酬大功其勿問 己巳監生何淵請立世室祀興獻帝章下  
所司 辛未立皇后陳氏初傳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既復改壽安  
太后楊廷和等爭之乃止 初蘇松水道盡爲勢家所據李充嗣等  
建議修之武宗進充嗣工部尙書兼領水利事及帝嗣位復追工部  
郎中林文需顏如瓌協理充嗣畫水爲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區刻  
日計工造濬川爬用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擊汰泥沙置小艇  
百餘尾鐵帚以導之開白茅港疏吳淞江濬故道穿新渠凡六閱月  
而訖工巨浦支流罔不灌注 冬十月復置雲南永昌軍民府領永

平一縣金齒永昌騰衝三千戶所潞江鎮道楊塘瓦甸四安撫司鳳  
溪施甸茶山三長官司 辛卯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免稅糧有  
差壬辰以災傷敷羣臣修省 辛卯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免稅糧有  
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少卿予祭葬 時王守仁之學盛行給事中  
章僑言三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  
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  
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以爲言從之 王守仁疏辭封爵乞錄  
同事諸臣功報寢 廣西上思州賊黃鏐糾崗兵劫州縣十一月總  
督兩廣都御史張嶽討禽之 陞修撰舒芬等二十人俸各一級從  
給事中劉世揚請也編修王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  
壅蔽之奸莫若省覽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  
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命  
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帝欲祔葬茂陵

楊廷和等言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不聽 南京禮部尙書  
楊廉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自謂祖歐陽修  
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  
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  
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死紀僅免詔  
責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不得屯聚流劫金鄉魚臺間突曹  
州欲渡河不得復掠考城並河西岸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  
咸告急汪應軫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  
縱使出境是嫁患於鄰省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  
俱宜重論報可 紿事中劉最請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  
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有犯宜聽部  
院問理毋從中決帝不能從 十二月戊寅振陝西被寇及山東礦  
賊流劫者 初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爲

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是免死而儀功不錄無以示報安磐言百之儉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露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

月陝西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瞿相李鉞討禽之山東賊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賊給事中張漢卿等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頌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創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霧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

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彙爲欺妄者戒不納 莫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黎譴母以告譴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慮遷居海東長慶府 御史史道遷山西僉事劾楊廷和交通宸濠詔附江彬錢寧章下吏部喬宇等言道挾私遂繫錦衣衛獄彭澤復劾道帝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中傷善類

二年春正月給事中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從吏部言停前諭御史曹嘉復劾廷和宇因言內閣柄太重廷和宇澤及蔣冕毛紀孫交林俊並求去給事中鄭一鵬言文皇帝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卽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御史張袞言廷和當武廟時權奸竊柄既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不能決去就以明臣節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來撥亂

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一旦指爲元惡不已甚乎且廷和以論劾  
故連章乞休同官又以廷和故駢迹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可畏  
帝乃慰留廷和等謫道南陽府通判夏言樊繼祖悉奪還民產劾  
中官趙羆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廠  
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俱從之  
山東賊流至考城官軍將擊之會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  
中都留守顏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  
將士死者八百餘人丁卯小王子萬餘騎入沙河堡總兵官杭雄  
戰卻之二月大計天下官給事御史劾監司不職者二十二人邢  
珣徐璉與焉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政使致仕珣璉倡義討賊  
月餘成大功當事者以王守仁故痛裁抑之二人竟廢其餘同事有  
功者或賞或否亦不給守仁鐵券不予歲祿頃之守仁再疏辭爵略  
言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

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  
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村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  
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陳  
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  
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  
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  
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刪削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說宸  
濠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夫宸濠積  
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切近剝牀  
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  
肯甘齎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今  
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  
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

廢斥非獨爲已斥諸權奸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揮  
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竊痛之奏入卒寢  
不行癸未振遼東饑俞諫魯綱連營進壬辰山東河南賊平  
葬孝惠皇太后邵氏於茂陵祀奉慈殿禮部尙書毛澄端亮有學  
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  
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  
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  
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疾甚復力請乃  
許之舟至興濟而卒贈少傅謚文簡帝雅敬憚澄故雖數忤旨而恩  
禮不衰曹嘉素傾險三月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  
品題上之安磐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  
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給事中毛玉言嘉  
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乙巳韓靼俺答